

待到花开时

Original 邓安庆 邓安庆 5 days ago

DENG AN QING — 邓 安 庆 —

小说书写者的生命中很少有所谓浪费这件事

那些花儿

朴树 - 我去2000年



吃完饭后，父亲走过来说：“你跟你哥视频一下，好多时没看到我两个孙儿咯，我蛮想他们的。”我说好。视频接通后，随着晃动的视频，哥哥一家在客厅里的样子一目了然。

自从市区严格管控后，不能出门的他们活动范围只有客厅和房间。我把手机给了父亲，父亲咧嘴笑起来，连连喊着两个侄子的小名：“屋里憋得烦人啵？做作业了吧？有吃的吧？”侄子们有一句没一句地回答。

接着又是母亲凑过来，同样是咧嘴笑，“细鬼儿哎，长胖咯！你看你两个脸蛋哦，吃么子好吃的咯！”跟侄子们说完话，哥哥接过来，母亲说：“是不是又没得菜咽咯，俺乡下菜也吃完了，只能去村超市买。”哥哥说自己这边还能支撑。

快要挂时，他提起一件事，“听说俺隔壁垵有个人被送走咯。”母亲惊讶地问：“为么子嘞？”哥哥说：“听说是发烧，有个车把他拉走了。”母亲淡然地说：“俺这边没听说这个事，估计也只是发烧吧。”

我跟母亲一样，没有像上次那样恐慌。想起十几天前，母亲悄悄跟我说：“你哥说俺垵里有个人感染咯。”我吓了一跳，忙问是哪个人，母亲说了名字，我一听，那个人的屋子不就是在我们家斜对面吗，离我们不到二十米远。

站在窗前，就能看到那屋子。没有看到人出来，只有晾晒的衣服还在外面。完全看不出来那家有感染的慌乱气象。

我立马发微信问我哥哥，我哥哥发来一张图片，打开看是武穴疫情分布图，是一个表格，上面有“乡镇”“村名（社区）”“确诊”“疑似”“合计”五块，在村名那块果然看到了我们村里的名字，疑似那块显示“1”，但并没有具体到垸（我们这里几个自然垸组成一个行政村），更别提是哪一个人得了。我不知道哥哥是从哪里知道这个人的名字的。

一阵突如其来的恐惧感涌上心头。我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跟我，还有我的家人接触过，而我也不知道我的家人接触的那些人是否跟他接触过……我完全不知道他的活动轨迹，也就是说我们也完全不知道我们是否被他感染。本来我以为我们这边可能侥幸地没有事情，毕竟没有听说谁感染了。

我赶紧把窗户关上，楼下有窗户是坏的，完全合不上，风一直往屋里灌。屋子这么大，哪里能完全闭锁？而我父亲还在外面叔爷那里，应该赶紧让他回来。母亲刚刚去过村里买菜，经过那个屋子，会不会有感染的风险？……

焦虑感挥之不去。我把情况发到朋友圈，我的发小（他的家离那个人的屋子就隔了三个房子）跟我视频，他说那个疑似感染的人是村里另外一个垸的人，一直住在市区并没有回来。

一时间，我不知道是哥哥说的那个是真的，还是发小说的是真的，或者两人都是？我没有办法去确证。再看窗外，垸路上零星的几个行人慢悠悠地走动，几只小鸟站在斜对面的红瓦屋顶上“啾啾啾”地叫着……

也许，他们还不知道。我要不要告诉他们？可是我并不能确证消息的真假。但是这种静谧的气氛，让我感觉恐惧。

我想起滞留在武汉的同事。他在群里说起自己的小区已经有好几例感染的了，有一次下楼扔垃圾，看到小区楼墙壁贴着某楼的确诊人数名单，而他隔壁小区已经死亡多例。

我不知道我要是身处他那个环境，会是怎样的。他说自己每天都很害怕，连呼吸空气都觉得是危险的。闭锁在家中，又烦闷窒息。

再听闻好些没有回湖北而籍贯是湖北的人，在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频繁遭遇到不让进小区和办公楼、没有宾馆愿意接收只能流浪街头的事情，心情更是愤懑。

而我在垸里，在这个所有路口都堵起来、所有陌生人都不准进入的小村落里，恐惧感逐渐消散。

那个疑似的，后来听说一直住在市区没回来过。而此次隔壁垸的这个，如果真的是感染的话，大家恐怕都会知道。毕竟大家的信息并不闭塞。多日来，按照武穴官方发布的信息，新增感染人数是零。或许，最恐怖的阶段已经过去了？我不知道。

我也不知道封城会何时结束。渐渐地，我也不想这个问题了。我已经习惯了在家的生活。一个月前，我还跟父母亲开玩笑说：“或许我能待到油菜花开的时候。”父亲摇头说：“那能待这么久咯？”母亲也赞同说：“要封这么久，人不难过死咯！”

没有想到的是，时间还是一点点地挪移到现在这个时刻：屋场前面的油菜田，几场春雨后，新绿的茎笔直地窜高，金黄的花零星地绽放。很快，就能看到一大片金黄的油菜花了。

（门前油菜花零星地开了）

